

XIANG SI

乡思

程少海

文经出版社

# 乡思

程步涛

文化艺术出版社

乡思  
程步涛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 广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64印张2.375字数53,00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650 册

ISBN 7-5039-0515-8 /I·283

定 价：1.15元

## 目 次

龙骨	1
募捐	7
春天，属于每一寸田野	18
啊！筑路者	25
七月我的琴声	33
军营——士兵	38
三十天	46
回声	55
乡思	70
盼归之心	76
血和汗的交响曲	88
草的启示	95

海恋.....

遗产.....

鲜花·大地 .....

燃烧的歌 .....

# 龙骨

秦皇汉武的赫赫功业，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条龙骨。

奔腾舒卷，  
逶迤苍茫，  
饮渤海而长啸，  
将龙尾甩过黄河套，  
甩过祁连山，  
甩向西中国的高天大漠。

啊，龙骨——长城，  
啊，长城——龙骨，  
千百年来，

多少旅人咏叹感慨，  
长歌如云，  
写满沉沉史册。

也有悲泣，  
也有哀婉，  
月圆月缺，  
于那古城墙下，  
听寒气森森，  
听羌笛声绝，  
听孟姜女一步步走来，  
唱那凄凄切切的《四季歌》。

其实，  
长城挡住过什么呢？  
挡不住匈奴南犯，  
挡不住金兵入侵，  
苍凉一阙《满江红》，

全不了岳武穆的报国志；  
挡不住努尔哈赤进关，  
挡不住八国联军杀掠，  
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撕裂了赤子心、华夏魂、民族魄。

啊，  
空有龙骨！  
空有龙骨！  
屈与辱写满中国的心窝，  
唯有龙骨，  
唯有龙骨，  
血与火锻冶中国的性格。  
也有揭竿，  
也有聚义，  
无数次，无数次，  
在那城堞垛口，  
洗却将军泪、壮士血，

洒满将军泪、壮士血。  
最是雁阵多情，  
一度复一度，  
将那长城岭上的呼喊，  
将那长城岭上的浩气，  
带向四面八方，  
带过长江大河。

于是，  
长城成了象征，  
长城成了图腾，  
长城成了一个骄傲的残破。

而今，  
人们都在注目长城，  
募捐、  
资助、  
义演、

义卖，  
更有那么多以长城命名的产品，  
摆满都城的闹市，  
摆满村镇的角落。  
仿佛决心重铸古老的文明，  
修补那轮缺损的圆月。

然而，毕竟是千年已逝，  
脚手架上高明的匠人，  
你的头颅为什么昂得高高，  
你是在听塞外漠风？  
还是在看残阳如血？  
你能修补长城如初，  
也能修补历史如初吗？

我是军人，  
我在长城上久久踱步，  
我不愿歌颂祖先的伟大，

也无权指责祖先的失策。  
我想，  
当战争突然袭来，  
我决不仅仅用骨骼用血肉筑城！  
筑城，会隔绝道路，  
筑城，会闭塞视野，  
我要出击，  
我要前进，  
闭塞与隔绝  
永远拥抱不了世界。

战死，  
尸体是一抔血泥，  
融进茫茫山脊，  
希望有人眺望，  
然后说：那是一条龙骨。

# 募 捐

岁到中年，  
第一次参加募捐——  
募捐妻子的单，  
募捐儿子的棉，  
加上从军二十年积累的衣物，  
然后，在登记表上写道：  
我是共产党员。

啊，募捐，募捐，  
募捐给屋不挡雨的父老，  
募捐给衣不蔽体的兄弟，  
募捐给西中国戈壁滩上的三名共产党  
员，

三名共产党员，  
正带着自己的村民郑重地讨饭。

我诅咒远方那一片片土地，  
何以这般吝啬，  
吝啬得不肯奉献几粒稻谷！  
我埋怨远方那憨诚的父老，  
沉默决不是高尚和无私，  
三十多年啊，  
为何不向你养育的城市，  
报告你忍受的贫寒？  
直到共和国用最庄严的文件，  
在全国为你征集温暖！

这一夜，我的心碎了，  
和着泪，和着血，  
书写这沉重的诗篇。

是的，那一年  
我曾攀援数十里山路，  
以一个后辈军人的名义，  
看望一位老八路战士，  
为了报答乡亲们救护的恩德，  
他已在大山里落户三十多年。  
是的，  
我曾带去五十斤大米，  
因为正是四月，青黄不接，  
因为共和国刚刚开始复苏，  
甘霖春雨尚未润透所有的山川。  
看他四壁空空，  
看他身薄衣单，  
我也写过诗，  
写地下长眠的英灵，  
写山村是革命的摇篮，  
唯独没写那凌乱的胡须，  
凌乱的胡须中隐藏的苦辣酸甜；

唯独没写那浑浊的双眼，  
两行老泪将溅起世间多少惊叹！  
因为，  
因为我天真地相信，  
只要一夜春风，  
就会绿满千山。

共和国起步了，  
报纸万花筒般闪现农村奇异的变幻。  
万元户、专业户、包工队、企业家……  
无数个耀眼的星座，  
昭示着生活已跨过崭新的纪元。  
不是吗？  
播音员曾用那么优美的嗓音宣布：  
从此，我们不再有贫苦和饥寒。  
连我们那些忠心耿耿的公仆，  
也对半斤牛肉、二两老酒的农家日子，  
发出由衷的赞叹。

我曾疑惑，  
我曾迷茫，  
很快又变得轻松和释然。  
我们的土地，  
生长过辉耀人类的智慧，  
也理应生长鲜花、生长稻菽，  
生长甜甜的甘蔗、酸酸的葡萄、  
苹果、梨和黄橙橙的广柑……

然而，  
自然无情！  
山川无情！  
当城市正卷入对物价的讨论，  
饥饿和贫寒却在一些乡村顽强地蔓延。  
终于，共和国首脑的办公室里，  
诞生了这份关于募捐的文件。

《参考消息》则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羞羞答答，  
引用外电消息，  
透露我们已向世界救灾组织求援……

啊啊，  
如果，我们不曾勒紧腰带充当好汉；  
如果，我们不曾用血汉喂养无义的鹰  
犬！

如果，我们不曾疯狂不曾动荡；  
如果，我们不曾锁国不曾闭关。  
如果……如果……如果……

请允许我提出一千个如果，  
只要能穷根，  
只要能探源，  
然后，用最充分的理由，  
向土地解释，